



Qingyi Jiu Hong

青乙救虹

吉葡乐著

大白鲸幻想儿童文学读库

青乙 救虹

吉葡乐
著

 大连出版社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© 吉葡乐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乙救虹 / 吉葡乐著. — 大连 : 大连出版社, 2015.9
(大白鲸幻想儿童文学读库)
ISBN 978-7-5505-0937-5

I . ①青… II . ①吉… III . ①儿童故事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9928号

出版人：刘明辉
策划编辑：刘明辉 李 岩 毕华书
责任编辑：毕华书 葛 欣 杜 鑫
封面绘图：肖 瑜
封面设计：彭 婷 王 岩
插图绘制：肖 瑜
责任校对：张 斌
责任印制：徐丽红

出版发行者：大连出版社
地址：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0号
邮编：116011
电话：0411-83620722 / 83621075
传真：0411-83610391
网址：<http://www.dbjsj.com>
<http://www.dlmpm.com>
邮箱：zhangbin@dlmpm.com
印刷者：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者：各地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：160 mm × 220 mm
印 张：7.75
字 数：90千字
出版时间：2015年9月第1版
印刷时间：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505-0937-5
定 价：15.00元

(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)



专家导读

Daodu
Zhuanjia

生命的价值

——吉葡乐

人来到世上是做什么的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这类问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困扰着我。那时生活在乡下，一到秋季，天空很高，云彩很白，风又软又甜，一切纯净的让人感到孤独和伤感，就像水底的泡泡浮游到水面，那样的问题就很清晰地泛上来，但自己始终想不明白，只感觉活着是挺好的，有很多愿望值得期许。对小孩而言，长大就是一件需要有足够耐心慢慢等待的事情吧。在这一过程中也会间或经历着一些人的死亡与离别，隐隐地感知个体的生命并不是永恒的。

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，就像在小树上刻下的一道疤痕。后来小树长大了，但那道刻痕依然停留在原来的位置，还会不时就冒出来折磨我一下，人来到世上是做什么的，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——后来我写作，便把这个困惑带到了《青乙救虹》里。

《青乙救虹》写的时间很长，是目前我唯一完成的中篇，故事人物设置借鉴《精卫填海》，讲述了一个先天魂魄不全的女孩青乙的成长故事。在社会关系中，人处于亲情友情的包围中，这些都是成长的力量，人不是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，每个人的生命也不只是属于自己的，人来到世上是有使命的。这种使命一开始是很模糊的，无意识的，但后来就逐渐清晰起来。就像生而为树，在太阳下投出树荫，在风的召唤下摇摆，在春天长出绿叶，在树杈上给鸟提供搭建一个窝的位置……人也是这样，一降生于世，处于世象中，就在承担着什么，完成着什么。

青乙的降生使炎和听云体验了做父母的艰辛与快乐，母亲的离世使青乙第一次意识到，我们所拥有的也许转瞬即逝，人所能够做的只是在当下去珍惜，并且始终怀有一颗仁心与这个世界相处。青乙在水洼里救助了落难的红鱼公主，正是她有一颗仁心的体现，红鱼公主为报答她的情谊，去偷虹的红，与自己的鳞片制成红药胭脂，送给青乙，使青乙恢复了健康，但也因此导致虹无法正常升起。青乙克服了种种困难要到东海寻找父亲的时候，她渐渐领悟到生命的意义，“松树千年终是朽，槿花一日自为荣”——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，而在于你是否给生命注入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，否则生命就是很空的。人生一世，如果为他人，如果为了某种伟大的事业带来正能量，就很值得吧，这种值得就是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吧。当青乙滴血还红，使虹正常升起在天空，这时候的虹，它的第一道颜色，是有着青乙的生命色彩与气息的。

当青乙自我牺牲还红于虹的时候，她也体会到与父亲与朋友、与这个世界的缘分是那么短暂，生命是那么值得留恋，可是她用力

活过了，她并不后悔，放弃生命，是因为更珍爱生命。最后，青乙变成了鸟，由人到鸟的生命形态的转换，实际是一种理想化的消失与死亡的描写手法，这里是很伤感的，但真实的人生就是这样的，也许只有我们接受这些，才更加意识到生命的可贵，才更有勇气好好地活着。

目 录

Myulu



- 引子 / 1
- 一、炎的女儿 / 5
- 二、救鱼 / 23
- 三、花壳 / 42
- 四、再见了，青乙 / 63
- 五、变鸟 / 80





引子

圆圆的宇宙，分成了东海和西山。

中间以陆地连接着，东海与西山遥遥相对。

西山是凡间尘世，东海是幻境仙界。

炎住在西山，在东海的蜃楼任职。蜃楼悬浮在东海的上空，被光和云气包围，是世间一切光能的发源地，直接决定着西山凡间自然秩序的建立。如果把整个世界比喻成一个城市，那么东海的蜃楼就是这个城市的发电厂及能源供给基地，炎就相当于那里的总指挥。

蜃楼的第九千九百九十九层，是炎所在的一层。炎每天在那里部署各项工作，安排鲛女织云彩、朝霞和彩虹，监管珠贝母、三角帆蚌、褶纹冠蚌等众仙蚌孕育光珠。每个黎明，在天空升起的太阳，每个夜晚，在夜空亮起的星辰和月亮，其实都是蚌们孕育的光珠。蚌们每天都孕育新的光珠，因此，虽然太阳、月亮、星辰看上去每天都一

样，但实际上却是新的。

炎还负责《天空礼仪大典》的修订，及其中各项仪式的具体执行。小仪式如升日，升月，升星辰，在天空浮起白云、朝霞……大仪式，莫过于一年一度虹的升起了。虹升起以后，虹桥上的七彩光里，变幻出相应颜色的光花，一些掌管颜色的仙女会穿着代表自己颜色的裙子，陆续登上虹桥。那些仙女手里提着竹制的小篮，不断把虹桥上的光花采摘下来，装到小篮子里，小篮子似乎怎么也装不满。采着采着，虹桥上的花就慢慢地萎谢了，仙女们便开始一把一把，把光瓣洒向凡间尘世……

就这样，凡间万事万物所呈现的颜色，就能够从光瓣里获得足够的补充。

如果说日、月、星辰给世界带来光，白云、朝霞给世界带来美，那么虹则给世界带来更为宏伟壮阔、动人心魄的光与美。虹是光的最佳样式，虹是美的最高形式。因为虹的存在，世间万物的颜色有了参照体系。虹的七色光，是构成世间万物各种颜色的基础，凡间的生灵都要以虹的颜色为样板，细致分类，重新组合，衍生出千万种细致的色彩，使其更美丽、更清晰地呈现。如果虹不能照常升起，就会给这个世界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——万物将无法呈现它们缤纷的颜色，世界将陷入一团混沌……因此，在天空的各种仪式中，升虹最为隆重庄严，千秋万代，不曾有任何改变，不敢有任何贻误。

虹的织造工艺最为烦琐，极为复杂。它需要三个季节的充分准备，从这一年的秋季，一直到来年春季，需要聚集蜃楼顶尖的彩虹设计师。他们每天都要聚在一起，根据当时的天空情况讨论彩虹的样式、弯曲的弧度、颜色的排序、虹面的宽度、虹拱的高度……最后，经过严密精细的演算，绘制图纸，确定符合这一年最完美的样式后，才能开始分工制作虹的七种主光。光的亮度、纯度，都有极高的要求。制作彩虹的光，就像布店里的布料，各色的光，一匹一匹，在云台上码放得很整齐。而光又以颜色来命名，比如红色的光，就叫红；橙色的光，就叫橙；黄色的光，就叫黄……以此类推。

这些光最初全部由蜃女们来织造。每种光的织造，都要分季节和时辰，纺出纯度最高、韧性最好、粗细最均匀的光线。像红，一定要在秋季里完成光线的纺制——蜃女们把清洗好的红色光棉，在纺车上慢慢纺出规格最高的光线。纺成的线随着纺织机慢慢缠成菱形的光穗，为红的织造做好准备。

红是虹的首光，又被称为虹红。它是形成虹的最重要的颜色，也是一道虹是否完美的评价指标。

炎领导着很多员工，其中，木根是炎最得力的助手，替炎分担着不少工作。与炎一样，木根也是家住西山，工作在东海。根据各自不同的气质和体质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交通工具。他们每天乘自己的交通工具，在东海和西山

之间往返。

掣风是炎的专车。它是用飓风和火做的车轮，用蓬松的云做的车篷，用“轰隆轰隆……咚隆咚隆……咕噜咕噜……”的雷做的马达。炎的掣风不但可以在陆地上跑，在半空中飞，还可以像鱼一样在水里游。炎的专车，其实是他个人气质与能量的一种集聚。当他体能下降、身体不适的时候，他就不能召集风、火、云、雷组成专车。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体能恢复，他才能召唤出专车来。不过，那种召唤不出专车的情况极少发生。炎的掣风速度非常快，只一眨眼的工夫，就能从西山到达东海；再一眨眼，又能从东海回到西山。尽管如此，除非工作需要，否则，工作时间炎很少私自离开岗位偷偷跑回来，因为炎是一个公私分明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。

木根的专车和炎的类似，但是速度远不及炎的快。

这一年，炎与木根的夫人都有了身孕。

木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，叫木花，他还笑嘻嘻地告诉炎，如果这胎还是女儿就叫木叶。

炎结婚十年，却是头一次当爸爸，他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也能像自己一样，拥有超凡的能力，成为一位神仙，可以在东海的蜃楼从事神圣的职业。但是，这个孩子也可能如同他（或者她）的妈妈，只是一个凡间尘世的普通人。



一、炎的女儿

1. 魂魄不全的孩子

秋日。午后。

炎与听云在庭院里的凉亭下坐着。沿着凉亭的石阶延伸下去，是一条窄窄的石子路，一直通往后花园。

不远处有几棵高大的梧桐，密实的大叶，闪耀着夕阳的釉彩。听云一只手支着头，另一只手不自觉地放在小腹上。肚里的小东西突然动了一下，她翘起嘴角，微微笑了笑，自言自语着：“真是调皮。”这是她第一次怀孕，对生小孩，她内心有一种本能的恐惧。会很疼吧？她不由得皱起眉头，想到届时要被接生的阿婆目睹自己生小孩，是多么尴尬。如果生一个小孩，能像摘一枚苹果那么轻巧就好了；如果生一个小孩，能像成熟的蒲公英，被风一吹，就飞在天空中那么自如就好了；如果生一个小孩能像豆荚里的豆子，自己炸出去，谁也不用帮忙就好了……

“想什么呢？”

炎的声音很轻柔。

听云看了炎一眼。想想和炎结婚已经十年，终于盼来这个孩子，听云又开心起来了。

十年的时间里，炎想要一个孩子的心愿，越来越强烈。草地上奔跑的大鹿和小鹿，天空飞过的老鹰和小鹰，水里游过的大鱼和小鱼……都会令他呆呆地出神。任何一种生命一旦诞下一个小生命，就如同一种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了。而见证生命由小渐大的生长过程，正是为人父母的幸福所在吧。

听云依偎在炎的身边说：“你猜是女儿还是儿子呢？”

“我猜是女儿……”然后，炎深情地看着听云，摇摇脑袋说，“不，我猜是儿子。”然后，又摇摇脑袋说，“我猜……不到……反正，儿子女儿我都喜欢！”

听云低头不语，只是抿着嘴，嘴角上扬，微微露出笑意。她内心，多么渴望能有一个女孩啊。平时她就喜欢画各种各样的女娃娃，全都是黑头发、白面庞、红嘴唇……有人问她画的是谁，她总是还以一笑，然后便是一脸谁也不告诉的神情。

而了解听云的人都会猜到她的心思，她是在盼望能有一个女儿啊。

长亭不远处，石子路上，梧桐的叶子一片一片落下来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明年春天，梧桐树开满紫色的花朵时，他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吧。

在孩子出生以前，他们时常争论：孩子长得会像谁啦；孩子生



下来有多重啦；孩子以后说话，是先学会喊妈妈，还是先学会喊爸爸呢……他们总是围绕孩子的话题越想越远。在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，寄托了他们数不清的美好愿望。

怀胎十月，眼看孩子就要出生了。在孩子即将诞生的前夜，听云梦见一片花田，花儿开得异常鲜艳灿烂。它们在风里摇曳着，如连绵不绝的火焰，哧哧地燃烧。第二天一早，接生的阿婆就被请了过来。

“哇——哇——哇——”

随着几声啼哭，等在屋子外面焦灼的炎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。

“是个女娃，母女平安。”听云的贴身侍女小桐跑出来向炎报告。

这会儿，接生的阿婆也出来了。

“我可以进去了吗？”炎问阿婆。

阿婆面有难色，似乎有什么话要说。炎见此情景，拉过阿婆：“老人家这边请。”到了一间僻静的小隔间，炎说：“您有话但讲无妨。”

阿婆终于支吾着说道：“这，这，这……是一个不祥的孩子，她的嘴唇是青色的……”

“啊？”

炎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——这可是他和听云盼了十年的孩子啊，怎么会这样？

“她的魂魄不全。”

“……”

阿婆有些怜悯地看着炎，缓缓地讲述起来。

原来，人一生下来，都是有三魂七魄的。所谓“魂魄”就是指人的精神，其中三魂，一为天魂，二为地魂，三为命魂；而七魄，一魄天冲，二魄灵慧，三魄为气，四魄为力，五魄中枢，六魄为精，七魄为英。

而这个孩子却只有两魂六魄，一出生就没有天魂和力魄。没有天魂，阳气不足，面色苍白如纸；没有力魄，供血就会不畅，难达四肢百骸，嘴唇就呈青色。

听完阿婆的诉说，炎的心情格外沉重，感觉自己就像掉进无底的深渊。

炎忧心忡忡地去看自己的孩子，只见她柔弱地躺在听云身边的小床上，苍白瘦小的脸盘，青青的嘴唇，紧紧闭成两道黑色弧线的眼睛，细细的脖颈……就像一个死去的孩子。

听云像是睡着了，一张惨白精致的面孔埋在乱蓬蓬的一堆乌发里。炎给她盖了盖被子，交代小桐好好照顾。

然后，他叫人给阿婆准备了一份厚礼，作为答谢。

“晚上，你去山上，收一收魂，看看怎样吧。”阿婆说，“实在不行，你和夫人还年轻，也可以再生一个。”

炎摆摆手，送走阿婆返回来。听云醒了，正抱起襁褓中的婴孩。也许是饿了，婴孩的脑袋来回摇着，小嘴逮来逮去。听云赶紧

将她抱在胸前，那孩子就像一只饥饿的小猫，往妈妈的怀里拱着。

炎的眼角湿润了，一种初为人父的喜悦鼓胀在心间。

婴孩吃完奶水，听云用手帕给她拭着嘴角，突然惊讶地喊道：

“孩子的嘴唇怎么是青色的呢？”

“出生时受到惊吓了吧。”炎小声地说着，他暂时不打算让听云知道太多，“晚上，我去山顶收魂，就会好起来的。”

听云一颗心安了下来，她和炎一起给孩子起名。炎给孩子起了个大名叫青乙，听云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叫青蛙。

终于等到晚上，炎乘着掣风来到西山之巅。站在这里呼喊，声音会传出去很远，散去的魂魄如果听见呼喊，应该会很快聚拢了来。夜晚的山风，充满寒凉，炎摆好清水和小米，点燃了黄纸，然后挥动着青乙的小衣服，给青乙收魂。

“山间神，路过神，帮寻魂，青乙回来哟。”炎念叨着。

“山间神，路过神，帮寻魂，青蛙回来哟。”炎一遍一遍念叨着。

举在手里的小衣服被风吹得扑啦啦直响，夜空的星星密密的，像沙地里的瓷片，闪烁着晶亮破碎的光。

炎提高嗓门，他的声音里，似乎有雷，滚滚地从山顶传到山下很远的地方，终于惊动了沉睡在山里的山神大人。

“不要再叫了，吵死了，是谁这么骚扰我？折腾得我老人家睡不好，简直太没道理了！真是烦死了！烦透了！烦得我再也不能忍了！”